

“炸藥錢”的故事

——揭穿諾貝爾獎金的騙局——

孫 媚 煙 譯

1950年12月10日是諾貝爾基金五十週年紀念日，諾貝爾基金每年對物理、化學、醫學或生理學的發明，與文學上，以及在促進“國際友誼”上的各種活動給以獎金，在這隆重的時際，與這優厚獎金事業有關的學院院士，科學博士和有地位的慈善家們出版一本論文集，各稱誇張地定為“諾貝爾獎金五十年，科學工作者，研究工作者，作家，和平的戰鬥者”。

這本論文集原來是預備成爲一本稱頌集而設計的，然而它是悲慘地失敗了，所發表的各種文件並不能掩蓋它們有組織的欺騙公衆意見的事實，這種欺騙在最近的半世紀來一直是利用着油業與軍械製造巨頭奧費德·諾貝爾(Alfred Nobel)遺留下的基金來進行的。諾貝爾是死於1896年。

根據諾貝爾遺囑所建立的獎金，其中有四種獎金——物理、化學、生理或醫學及“有理想趨向”的文學——由瑞典科學院研究機構來頒發，第五種獎金爲“和平獎金”，由挪威國會來頒發——這是諾貝爾贊成瑞典挪威聯盟的緣故所作的一種友誼表示。

諾貝爾被認爲是慷慨的文藝保護者，被認爲是人類與各民族間友善的擁護者，然而在五十年紀念集中，著者們所表現出的諾貝爾理想，諾貝爾的意見，和在執行諾貝爾委託事件的紀實中，僅僅暴露出這本書的真像是一個空虛的假面具。諾貝爾過分的被稱頌爲“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事實上，他在我們面前的表現是一個懷疑、無恥、侮慢人類理想的人，是一個大富豪，有過多的錢財與勢力，有過多的寄生者的諂媚及內閣的奉承，這位“人類的恩人”並不喜歡人類，他告訴他的寄生者們說：

“記住我的話：你能找到朋友的唯一處所是在狗羣中，並且只有在你以他同類的內來餵他們的

時候才能找到。”

諾貝爾極端的自負，他有一次計劃用數百萬元實行探尋一個假設的北極火山口這樣奇異的計劃，這火山口據說是由於地球轉動而形成的，而現在預備建立在巴黎。

“一個對自殺舒適的大廈，在這大廈中，人們可以不再使他們自己投入泥濘的塞納河(Seine)中，而是在一個美麗的環境中與世界永別。”

諾貝爾害怕羣衆，害怕社會的革命，他談到關於“新的暴政”時，說：

“新的暴政已在黑暗中，及在那些不能穿透的許多深淵內移動了。它的極遠的雷鳴聲已經能够聽到了。”

對於“和平”，諾貝爾多少與今日的戰爭販子有着同類的思想，他堅持來發展最致命與毀壞力最大的戰爭工具。這個原子戰販的先驅者認爲解除武裝必須在配以無限制的武裝時才能有效。

諾貝爾向當時一位有名的和平主義者伯薩葛·沙特諾(Bertha von Suttner)說：“我的工廠很可能在停止戰爭上較你們這些大會議更有效果些，當兩個軍團的軍隊能在一秒鐘就彼此毀滅了的那一天到了的時候，這些文明的國家就將棄絕戰爭，將他們的士兵送回家去。”

這位世界上首要的軍械製造者。爲所欲爲的收買了西歐資產階級的議院、內閣、王庭，他覺得與這些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們客氣的談論是不需要的。

在瑞典，諾貝爾委托瑞典學院(文學)Swedish Academy科學院(物理、化學)Academy of Science 凱洛林研究所(醫藥與生理)Caroline Institute頒發他的獎金。在這些機構內，獎金的決定是在一個反動集團手內的。當瑞典學院規定的諾貝爾獎

金評審員被那些阻礙智識進步的人們，像學院祕書長埃佛·維爾森(Af Wirsén)，或歷史學家海諾德·耶爾內(Harald Hjärne)作領導時，怎能有公正的決定呢？在決定科學發明的評審員中包括有法西斯瑞德學會Swedish-German Society主席萬瓦勒·柴魯平(Von Ealer Chelpin)這類的人時，怎能有科學的客觀呢？

在諾貝爾基金委員會的委員中，有一位曾受雇於美國杜邦(du Pont)軍械工廠，但是他竟擔任諾貝爾基金委員會的主席直到1948年他逝世時為止。

諾貝爾基金董事會由柏治爾·埃克柏格(Birger Ekeberg)任主席，柏治爾·埃克柏格是瑞典皇室上將，1941年他同芬蘭戰犯基維麥基(Kivimaki)都假想着“蘇聯若是完全被德國給粉碎了，服了時”要同來擔任邱吉爾與希特勒之間的停戰協商的中間人。

諾貝爾基金的政策是由曾在瑞典日報上著文頌揚戈培爾的反動批評家腓列特·布克(Fredrik Böök)和在瑞典學院中類如希特勒的代表，斯文·黑丁(Sven Hedin)等人所擬定的，正像五十年紀念集的作家們自己所承認的這個學院：

“是一個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理想的堡壘，它在瑞典和在國外都脫離了當時文學的生活，孤獨的存在着，”

瑞典諾貝爾獎金評審員們屢次的證明了他們政治上的偏執，他們科學觀點的狹隘，和他們極端反動的性格。這表現在他們對俄羅斯的文化與俄羅斯文化的代表者上。1901年，諾貝爾基金開始工作的第一年，那時瑞典與世界輿論上都以托爾斯泰為諾貝爾文學基金的候選人，但是他之被推選為候選人是遭到了瑞典曖昧主義派的評審員們所堅決的反對。結果1901年的獎金是給與了一個無價值的反動人物緒利·普律多姆(Sully Prudhomme)。對於高爾基諾貝爾基金的瑞典監理人表現了同樣政治上的偏見，瑞典學院認為高爾基是我們時代的最偉大作家之一，不過評定他，沒有資格，由於他的：

“革命時期的道德作用和他有極清晰的政治趨勢的近著。”

那年學院選定了反動的直覺主義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理由是：

“20世紀初期，柏格森主義的強有力的影響造成一個反唯物論者的光輝的地帶…，這無疑的是與諾貝爾的精神相符合的。”

1933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給與了白軍的流亡者布寧(Bunin)，這個決議是一個直接反對蘇聯的政治上的示威。評審員們認為：

“布寧的作品不太豐富… 對於他的詩可能引起嚴重的反對，但是…受過風霜的布寧本身有着一段值得寶貴的代表過去的片段。”

瑞典的公眾輿論對狡猾的反動派柏爾克 Böök 喜愛這種過去片段的情感並不贊成，甚至那時的社會民主日報也不得不加入反對這一種生硬的示威。

瑞典科學院在反對給偉大俄羅斯科學家門得雷耶夫的獎金上有一個可恥的決定，他們荒謬的說：諾貝爾獎金不計劃發給關於化學原素的週期律之類的發現者們的。因此，這本五十週年紀念集的著者們對此事都感到不安，並虛偽的表示悔恨，而承認：“對於引起19世紀後半期理論化學上偉大的進步的發現者，學院不會發給獎金。”

直到在經過了一些反對之後，1904年的生理學獎金才給與了光輝的俄羅斯科學家巴甫洛夫。

評審員們割掉進步的作家們與進步的科學家們的名字的時候，他們常常說那是偉大理想家奧費德·諾貝爾的命令。不僅是托爾斯泰或高爾基的作品被認為與這些命令不合，亨利克·易卜生、佐治·白蘭德斯(Georg Brandes)、奧古斯德·斯特林得堡(August Strindberg)、狄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當然還有馬丁·安德孫·那赫(Martin Andersen Nexö)也是同樣的認為不合。諾貝爾的精神是喜歡文藝侏儒，類似斯彼特勒(Spitteler)，翟勒洛波(Gjellerup)和奧尼爾(O'Neill)等人的。

然而有時對於世界馳名的一二位進步作家們，評審員被迫承認了公眾的輿論。在這種情況下，評審員們就作了一種保留而免去他們對於理想家諾貝爾的命令的道義職責。1921年文學獎金給與了77歲的安娜托勒·法朗斯，1925年獎給年達69歲的喬治·蕭伯納就是為了這樣的緣故。蕭伯納立刻給予瑞典反動派一個他們所不喜歡的教訓：將他的獎金捐出為出版英文本的奧古斯德·斯特林得堡的著作，斯特林得堡不論在他生前或

死後是都會受到瑞典學院的所謂“不朽的人物”的迫害的。

諾貝爾基金的紳士們是和他們的顧客——瑞典軍械製造者及國際軍械製造企業家同一步伐地演進的。在1910年奧古斯德·斯特林得堡即稱諾貝爾基金爲“炸藥錢”。自從世界第二次大戰起，炸藥錢的保管者就盡力地同華爾街的宣傳機器採取一致步伐。結果諾貝爾保險箱的年老監理人選擇了爲戰販們服務的學者爲桂冠榮譽者或炸藥獎金的獲得者，使他們利用科學產生更野蠻的方法來從事大規模的毀滅。

在文學方面都是些服務於帝國主義者，利用文章毒害大眾思想的人，大戰停止後，所有的獲獎者，都不是與廣大羣衆接近的人，也不是爭取自由進步的人。1945年文學獎金是給與不爲人所熟知的作家迦伯列拉·密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原因是80歲的斯文黑丁(Sven Hedin)在他的“精緻”——但是極少的——詩句中發現了法西斯主義的氣氛：

“跳躍急速的心所沸騰着的血，在一個情感的急湍中流瀉着，渴望與一個簡單而有力的人相接觸。”

1947年的獎金對數千萬法國人民是一種侮辱。獎金是給以安得烈·紀德——他是一位沒有原則性，文學界隨風倒的人，極端的落伍，他向德國侵略者詔諭，後來又將他的筆賣給美帝國主義者——爲了他的所謂“意識形態的完整”。

神秘主義者，無倫理主義者，嫌惡人類之流是當時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1948年獎金是給與英國人湯姆·斯騰斯·伊利奧特(Thomas Stearns Eliot)。他的作品，學院認爲是對全人類有益的因素；因爲

“他的沉默的特性更清晰地表現了他的超自然的學說”

因爲這種超自然的學說，伊利奧特在瑞典幣貶值以前得到160,000瑞典克隆諾幣。

在過去二年中，瑞典的評審員們由於他們更進一步的服從他們的美國贊助者們，所以將半世紀來各種反動的決定做到了更進一步的順從。1949年的文學獎金是給與美國作家威廉·福克諾(William Faulkner)。福克諾是一個沒落趨勢的文學代表者，在他的作品中極感興趣的分析瘋狂

人的感覺和感情。1950年的獎金是給與柏特遜·羅素(Bertrand Russell)，他是位英國貴族，提倡用原子彈來反抗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瑞典法西斯主義者們尊稱他是位“爲自由與人道的戰鬥者”誠然，虛偽是無止境的。

科學發明獎金的評定，是同樣的以對原子戰販們詔媚爲指歸，戰後六次物理學獎金，其中有四次是獎與英國或美國的原子販子或是被華爾街所雇用的科學家們。諾貝爾獎金是用來鼓勵近代科學中最反動的趨向。評審員們反對達爾文學說，1946年的生理獎金是給與孟德爾主義的遺傳學家赫爾曼·牟勒(Hermann Muller)(美國人)，因爲他發展了另一個孟德爾主義者，一個前期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摩爾根所創始的研究工作。

五十年紀念集中，除此以外，還有一篇完整的關於挪威國會諾貝爾獎金委員會所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報告。1901年到1950年間42個和平獎金中，23個——佔半數以上——獎給了英國人、美國人或法國人。在帝國主義政客們因此而被提升爲“和平戰士”的裏面，我們發現了提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說和平是“可恥的”，“不光榮的”，“可慚的”和“低級的”，他使古巴與菲律賓受到帝國主義的束縛；還有道威斯(Dawes)將軍，他是用了美國金錢的協助，使德國帝國主義重生；還有美國前國務卿開洛(Kellog)；奧斯登(Austen)；張伯倫(Chambelain)與白利安(Briand)等——著名的帝國主義者與反蘇聯的“十字軍”倡導者。

自大戰以後，諾貝爾委員會裏面的右翼挪威社會民主黨人會利用和平獎金基金直接的幫助帝國主義的代表人，1946年他們建議給福克·伯納德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以和平獎金，因爲他在1945年4月至5月作了邱吉爾與希姆萊在蘇聯背後洽商單獨媾和的中間人。誠然這種可恥的提議並沒有成功，因爲進步的報紙暴露了在諾貝爾委員會內這種英美的陰謀。但是帝國主義者們在1950年達到他們的目的，在馬歇爾計劃下的挪威，他們威脅他們的社會民主黨的走狗，將獎金給與美國政務院的官員拉爾夫·本契(Ralph Bunche)——他是一個背叛自己人民的黑人，爲了美國種類不平等待遇作了可恥的掩飾的幃幕。那時，在美國，黑人是受到私刑和恐怖的，拉爾夫·本契在被

收買而得到了代價，使他自己扮成華盛頓人道政策的活證據。

諾貝爾基金建立以來五十年的真實歷史就是對於三千三百萬的炸藥錢的陰謀、奸計、榮譽的商業化，學者的侏儒們，文學上的曖昧主義論者與反動政客們的喧嚷紛爭，瑞典的所謂“不朽的人們”已將他們的獎金給與了美隆(Mellon)、杜邦及諾貝爾軍械製造廠的發明家等。他們已將榮譽的桂冠放在平凡無奇的文學家的眉毛上。

許多年以前，進步的科學家與文學家對於諾貝爾獎金即說“保持我們不要受到這種財富與施捨。”今日對於愛好和平的人類，對於從事於反對戰販的鬥爭的廣大民衆，對於反對戰販們用以毒害人民的思想而煽起戰爭火焰的腐化文學，對於反對待價而沽的，用他們的知識為帝國主義者服務的科學家的立場而言，諾貝爾獎金是個真實的挑戰者。

〔譯自“新時代”英文版1951年第11期〕

我國輕工業建設兩年來的輝煌成就

兩年來全國輕工業已從調整改組中取得了部分的發展。依照過去市場規律，上半年一般是所謂淡季，但今年上半年這一規律已經開始打破。和去年下半年比較，今年上半年各種輕工業產量都有增加。計汽車輪胎增加了99%，膠鞋增加55%，造紙增加25%，工業用輪帶革增加43%，機製糖增加21.5%，去年滯銷情況一度很嚴重的火柴工業今年上半年各地的產量都普遍增加。華東區增加了10%，天津增加了14%。其他如文教、儀器、日用品等工業，今年更蓬勃發展。以上海市為例，去年自來水等產量平均每月十一萬打左右，今年7、8月間產銷量已達到四十萬打。搪瓷工業中面盆的產銷量今年上半年都較去年增加60%以上。手電筒、熟水瓶、肥皂、家用化學品工業等產量也都有顯著增加。

除了產量增加外，各地公私營輕工業在質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上亦有了一些成績。兩年來，國產捲筒紙的拉力、斷頭率和白度都有改進。汽車輪胎的質量亦不斷提高。工業用輪帶革及紡織用革的品質較高，過去向賴國外供應，現在基本上已能自給。各地火柴品質，自執行檢驗制度後，在廢梗、斷頭率、發火點各方面都有顯著的改進。中央輕工業部造紙工業管理處所屬各廠生產成本1951年上半年平均降低2.34%，天津公營工業管理局所管十個工廠去年全年平均降低成本5.32%。

輕工業得到這樣的恢復和發展，基本原因是土地改革後農民購買力提高，以及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增加。

這些成就也是和工人階級勞動熱情的高漲不可分開的。經過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民主改革等運動，各地工人紛紛簽訂了愛國公約，開展了勞動競賽。

東北輕工業工人熱烈響應了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為國家增產節約等於五百萬噸糧食財富的號召。造紙六廠一分廠工人改進了機械設備，由過去的逆上漿改為正漿，使質量大為提高，一等品佔到90%，抄紙車速提高了，產量也增加了。遼西昌北製油廠張文富小組在8月份創造了每百斤大豆出油13斤9兩的新紀錄。天津恆大煙廠女工張淑雲集中了羣衆智慧，創造了新的工作方法，使生產效率大為提高。上海工人階級在愛國主義勞動競賽中也創造了許多光輝的成績。

在輕工業品需要大量增加的情況下，各地已發現某些輕工業品供不應求的現象。因此，各地輕工業企業正在紛紛擴充或新建，尤其在今春全國工業會議以後，各地對地方工業投資積極性更大為高漲，全國各大行政區多數省市正普遍發展地方工業。如山西省今年新建和正在籌建的新廠就有近二十個單位。廣東省各專區今年籌備新建的就有松香、樟油、製糖、麻袋、紙漿等廠。各地投資公司及私人資本家對輕工業的投資亦正在逐漸增加，如北京興業投資公司、天津投資公司已先後投資經營義利食品廠和壽豐麵粉廠等。上海、武漢等地許多棉紗商業最近都紛紛改業投資造紙、文教、食品、製釘等輕工業生產。上海、天津等地許多小型的設備不全、停頓已久的私營造紙廠最近都在恢復和擴充設備。

目前中國輕工業已經具備了進一步恢復和局部發展的條件。但為了奠定輕工業發展的基礎並為今後大規模的建設作好準備工作，全國公私營輕工業還必須在人民政府有計劃的領導下，穩步前進，避免盲目性。在目前輕工業原材料供應尚有困難的情況下，必須增加原材料的生產和節約原材料的使用，並注意國內土、特產的加工利用，使中國輕工業能逐漸走向自力更生，獨立繁榮的道路。

（人民日報 9月24日）